



# 陈白尘文集

## 第一卷

江苏文艺出版社

# 陈白尘文集

## 第一卷 小说

## 陈白尘文集/第一卷·小说

---

作 者：陈白尘  
责任编辑：吴星飞 张昌华  
责任校对：诸 巍  
责任监制：江伟明 孙 慧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丹阳教育印刷厂

---

850×1168mm 1/32 插页 7 印张 14  
字数：310,000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含精装200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76-X/I·1096  
定 价（共八卷）：240.00元（平装） 340.00元（精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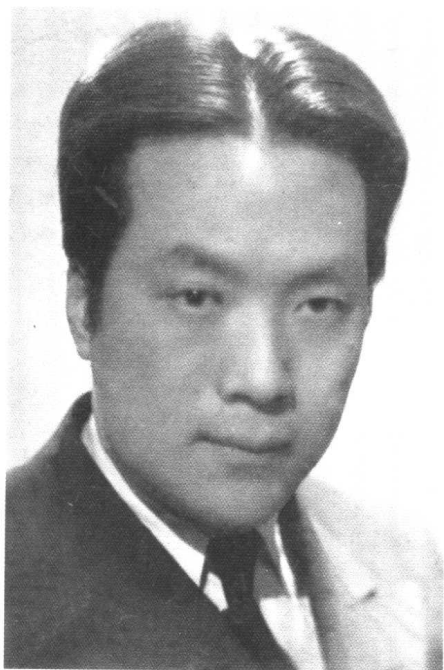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陈白尘

1984年摄于南京



1929 年摄于上海



1943 年与夫人金玲摄于成都



1981年9月在江苏省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上讲话

1987年摄于淮阴进彩巷童年读书处





1987年与中学时期校友们  
摄于淮阴成志中学



1983年与当年镇  
江县监狱难友们摄于镇  
江烈士陵园



部分小说书影

## 第一卷说明

陈白尘先生是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就将永垂史册。这部八卷本文集，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基本囊括了他创作的全部精华。

陈先生的绝大部分作品写于三四十年代。由于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发展，语言文字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尊重历史和作者，本文集所选的作品，我们除了对个别的史实方面的错误和明显的误植作了必要的订正外，其余一概保留原貌。特作说明。

本卷为小说卷。共编入陈白尘1929年——193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十八篇，中篇小说一篇，大体按年代排次。

《援救》（短篇小说）。定稿于1929年；同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风雨之夜》，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孤寂的楼上》（短篇小说）。写于1929年；同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风雨之夜》，上海大东书局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



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春》(短篇小说)。1934年写于狱中；同年7月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36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曼陀罗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父子俩》(短篇小说)。1934年写于狱中，同年12月发表于《文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36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曼陀罗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暮》(短篇小说)。写于1935年；同年十二月发表于《文学》第五卷第六号，署名墨沙；1936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曼陀罗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鬼门关》(短篇小说)。写于1936年；同年6月发表于《文学》第六卷第六号；1937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小魏的江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最后的晚餐》(短篇小说)。写于1936年；同年7、8月发表于《作家》第一卷第四、五号；1937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小魏的江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打靶》(短篇小说)。写于1936年；同年10月发表于

《好文章》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小魏的江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小魏的江山》（短篇小说）。写于1936年；同年11月发表于《文学月刊》第一卷第六期；1937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小魏的江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夜》（短篇小说）。1934年写于狱中；同年7月发表于《文学》第三卷第一号，署名墨沙；1937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茶叶棒子》，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炸弹》（短篇小说）。写于1935年；同年七月发表于《文学》第五卷第一号。

《茶叶棒子》（短篇小说）。写于1935年；同年8月发表于《文学》第五卷第二号；1937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茶叶棒子》，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起旱》（短篇小说）。写于1935年；同年九月发表于《创作》第一卷第三期；1937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茶叶棒子》，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小风波》（短篇小说）。写于1935年；1936年3月发表

于《文学》第六卷第三号，署名墨沙；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李大扣子上学》（短篇小说）。写于1936年；同年10月发表于《作家》第二卷第一号；1937年收入作者自选小说集《茶叶棒子》，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何法官》（短篇小说）。写于1937年；同年8月发表于《文学》第九卷第二号；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慰劳》（短篇小说）。写于1938年；同年6月发表于《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七期；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日记招领》（短篇小说）。写于1939年；发表于同年《中苏文化》第三卷第八、九合期。

《泥腿子》（中篇小说）。写于1936年；同年10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1986年编入《陈白尘选集》第一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于文字上略有订正和改动，现据此编入本卷。

编者

一九九七年十月

## 第 一 卷（中、短篇小说）

援救 .....	(1)
孤寂的楼上 .....	(10)
春 .....	(24)
父子俩 .....	(54)
暮 .....	(85)
鬼门关 .....	(108)
最后的晚餐 .....	(146)
打靶 .....	(179)
小魏的江山 .....	(186)
夜 .....	(215)
炸弹 .....	(240)
茶叶棒子 .....	(246)
起早 .....	(271)

小风波 .....	(287)
李大扣子上学 .....	(318)
何法官 .....	(334)
慰劳 .....	(351)
日记招领 .....	(357)
泥腿子 .....	(364)

## 援 救

冬天是死寂的！树枝儿光秃秃地像纸制的假树没粘上叶儿；教室的左边草地现在没有人睡了，草根同泥土一样的枯黄；向晚的夕阳失去了固有的艳丽，只以庞大的面孔苦恼地对人发出死沉的黄色；一切一切都像预备自杀似地不想规律地生活着。只有那从北风中传来的汽笛声还在被人仍旧是哀婉地、无力地、挣扎地、断续地鸣响着。沧鸥像听到了地狱的警钟似地从草地的一角爬了起来，恍惚看见黑魑魑一堆如蚁的人们围抱着一个伟大的汽笛在拼命地呼号。呵，这就是那个声音！他愤然握起两手，狠狠地向那扇对着草地的窗子不转瞬地瞧了半晌，眼里忿恨的光变了，变作了小绵羊乞怜恶狼似的柔和的光。但那个窗子依然寂寂——是的，从来就是这样。

他跑进西边正在踢球的人群里，想拾取喧闹的声音来阻塞他的听觉。可是那汽笛声却特异地更清晰地响在他的耳旁，正像一个电话的听筒挂在耳上，他烦躁地对准迎面扑来的足球猛地踢上一脚。

“哟！”至少有三个人这样带笑地叫了一声。

“这两月来还是第一次看你踢球呢！”T君说。

幸而晚膳的钟声一敲，所有的地上的声音都响动了，切断了

那微弱的音波。他像被潮水所拥似地用两只铁制般沉重的脚拖着进了饭厅。等到第一个盛饭的人将盛第二碗的时候，他才盛了一碗饭，莫名其妙地嚼着，也不知怎么，还剩半碗就觉饱了，将个沉重的身体拖上了楼去。

进了宿舍的门，拿起台上一面小镜子对脸照了一下，看见自己瘦削的脸，便垂下了眼皮，倒向床上假睡了。

——呵，机器又开动了！几时可以停止这机器的运动呢？一个月瘦了这样多，也算有些成绩！……恐怕还要三四个月吧？

在床上翻来覆去，终于那只手又伸到枕头底下，抽出那个淡绿的将破的信封，信封里是一张泪痕狼藉的信笺。他的眼睁开了，这已经被他读熟了的几行字，像是有解除痛苦的魔力似的，使他又读了一遍。而他自己的一字一字的声音已变成了一滴一滴的泪，可是仍然听到他在不住地反复地读着：

“愿我们在学问之途相见，休在情感的墓侧徘徊！”

窗外的风凄恻地吹着，窗里的人细微地泣着。楼上的电灯在前晚就被他熄了，屋里漆黑无光，只有窗外一根高树的枯枝在偷窥着屋里，树外远远的有一盏路灯在偷瞧着枯枝。楼下喧哗着，狂笑的声音经楼板滤过，到这孤寂的楼上人的耳里，也不过是一阵轻微的使人苦笑音潮。

他从床上坐起，抽开匣子，翻出一封封红的、白的、绿的信封，将里面一张张信笺也抽出来，按照前后顺序仔细地玩读。当他读完时，一双眼珠圆睁着向他对面的白壁上尽瞧，就像小时候看“圆光”般地看见了那白壁上有两个人影：一个着紫色旗袍，一个着藏青西装。两个人影冉冉远去了，再也没有回头。而他的眼睛尽管睁大，尽管变得深红，尽管发出火花……后来还是看不见了，眼里像有了什么东西出来，使他看不见了。

“休在情感的墓侧徘徊！”呵，我单独向何处去呵？我的灵魂

呢？我的力量呢？它们，它们都在什么时候离开我了！它们永不回来了吗？唉，还说什么“愿我们……”我是不能列入你的“我们”定义之内的！我就是我，一个永远单独的孤寂的我！……唉，说什么呢？我绝不诅咒你，那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只为你祈祷，祝你幸福！我不愿你再发现我那些对他谤言的事实，只愿你永远地诚实地对他……我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其实你现在早没有我的影子在那渺茫的记忆里了！——可我是现在还活着的，我现在是还活着的呵！……呵，我的唯一朋友！我可爱的枯枝！

窗外的枯枝跌入他所俯伏着的台上的积泪里，被他又瞧见了：他身体有些颤动，写字台上的一切都颤动了，泪里的树影也被扯破了。呵，这些虚幻的安慰也让他给戳碎了！

——啊，天哪！……枯枝儿，你哪里去了？

约莫有五分钟，这楼上静悄悄的如太空似地寂寞无声，只有一只野鹤在低泣般地孤鸣，使这时间变得更悠久，更黯淡，如长夜茫茫无有止期！虽然，那仅是五分钟，很短的一个五分钟。这五分钟，对楼底下狂欢着的人们来说是多么容易度过呵，一个笑声就可以延长到五分钟的；但是在他，却感到有几个年头了！然而他忽然跳起来了，似乎刚才的悲哀是别人的，他拉开电灯！

“老王！老王！……这里四毛钱……”

“怎么？黎先生要什么？……拿瓶子做什么？又买酒？您以前不是一点儿酒都不吃的么？……”

“……”

从北风里又吹来了那哀婉断续的晚工汽笛声，使我不禁侧耳倾听。他听到了在那汽笛声下的一切压榨出来的声音，他听到幼儿的呼唤，听到少妇的暗泣……他听不到汽笛声了，但他听到了一部全社会的机器的转动声，在这转动声里，有木匠的拉锯声，有马路小工的掘地声，有贩卖者的长叫声，有黄包车夫脚底打地声，



有独轮车在马路边的摩擦声，有钢笔和纸的接触声，有马路上妓女的苦笑声……

“黎先生您……”

“好，你去吧，我不买什么。”

沧鸥拿了帽子，将门锁上，匆匆跑下了楼。一切都不去看一眼，尤其是那向着草地的几个窗子，唯恐那里伸出一只手，揪住他的心，使他去不成。他飞奔地出了学校，走了一段路，便到了霞飞路口。他跳上电车，如释重负般地叹了一口气。

当他下了电车向北走了几步，就隐约听到了一阵锣鼓声，他的心有些跳动了；似乎有一些希望在燃烧，又像有些恐惧在战栗。他故意地放开思想的门，一无所思地向前漫行。很快×世界的大门已被走到了。

——进去呀！为什么出来的？

四毛钱找回二十几个铜板，他昏沉沉地闯进×世界了。

人，人，人；嘈杂，嘈杂：锣鼓、丝竹、军乐、歌声、叫声、灯光、衣裳、香气、光的头发、响的鞋跟；人，人，人……都在眼前耳旁过去了，他要的是什么呢？寻觅的是谁？

一个披着绿斗篷的女子在他面前闪过，他陡然转了身追上去。可是走到她的面前时，他失望了，他又转回来了。

他于是记起了，清晰地记起了：在前一年吧，是他初到上海的一年。有个冬天的晚上，他从父亲住的旅馆里随父亲到×世界来闲逛。就在那个群芳厅的一角，他俩坐下了。他不喜欢那无生命的单调，眼睛只在无目的地巡回。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极淫荡的媚眼儿迎着他的目光一扫，他全身震动了。他即刻想起了有关《上海指南》的记录，又想起了“老上海”的警告，他知道了，顿时在心里起了一阵厌恶，又在心里骂了一阵上海的万恶。父亲见他无聊，起身带他向魔术场走去。当他刚要下群芳厅台阶时，从